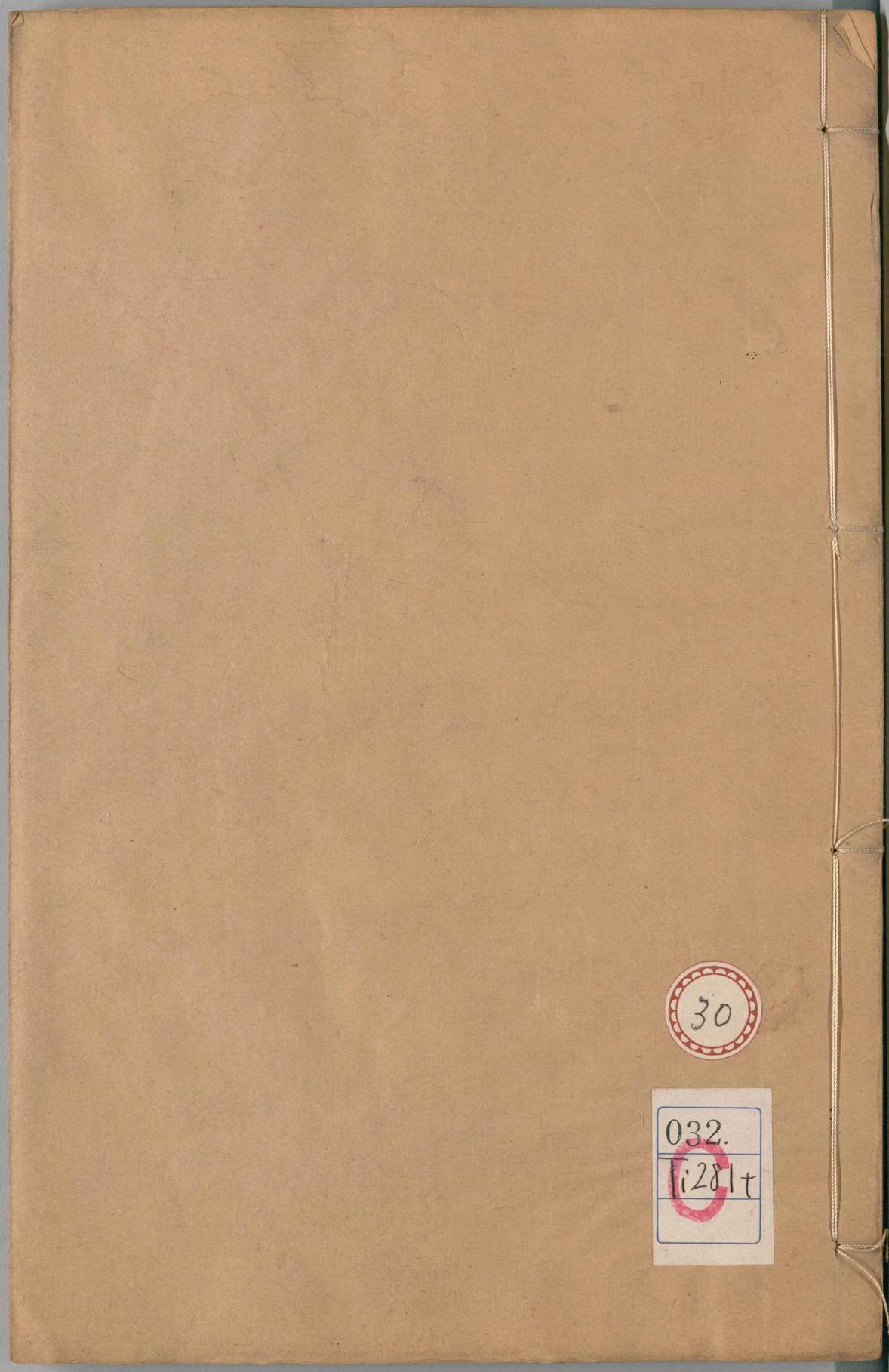


30

032.
Ti28 1t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天中記卷三十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　隆緯貞甫校

封爵

五等 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宏其治也五等諸侯論

三光 易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白虎通

重民 王者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足以教道照幽隱必復封諸侯何重民之至也善惡比而易知故擇賢而封之使治其民以著其德極其才上以尊天子備蕃輔

265480
国立国会 27.4.21 図書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下以子養百姓施行其道開賢者之路謙不自專故列上封賢因而象之象賢重民之急也故列上爲疆非

陽德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民之急也封諸侯以憂爲諸侯張官設府非爲卿大夫皆爲民也封諸侯盛養賢也封立人君陽德之何陽氣盛養故以封諸侯盛養賢也封立人君陽德之盛者也上

衰功尊德受命之王致太平之美羣臣上下之功故盡封之乃中興征伐大功皆封所以衰大功也盛德之士亦封之所以尊有德封者必試之爲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之五十里凡士有功者亦爲附庸失其位大夫有功成封五十里卿成封七十里公成封百里上

象雷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潤雲雨同也雷者陰中之陽也諸侯象也諸侯比王者爲陰南面賞罰爲陰法雷也上

公爵有五等公者無私也故文背私爲公（環濟要畧）伯能移善于衆與百姓同謂之公（周書什名）云公貢也才德兼於人人咸貢薦于王而用之也辨曰公直也取其正直無私也字從八從厶人音背厶古私字背厶則爲公（韋昭辨釋名）八猶背也厶姦衰也韓非曰蒼頡作字自營爲私背私爲公（文說）公之爲言公正無私也（白虎通）爵位盛大以無私爲德者公也（孟子正義）立制及衆曰公（論法）

侯能樹名生物與天道俱謂之侯侯能成羣謂之君（周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侯侯也所以守藩也援神侯者候也候順逆也白虎通
責應八方曰侯論法斤侯於外以君人爲德者侯也正義

伯 胥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士率衆時作謂之曰伯
周書伯把也持政事也要畧伯者長也白虎通
功實明白也風俗體人足以長人者伯也正義

子 子猶孳孳恤下之稱也要畧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白虎通
子字也字養也而其德足以養人者故曰子也正義

男 男任也任治政事受王命爲君也要畧男任也任安也
而其德足以安人者故曰男也正義

輔衛王室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
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

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
百而同姓五十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

親賢 百官表注記曰王者之制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上
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周室興隆三聖
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親親建國則周公宅魯康叔
放衛賢賢表德則太公封齊

夫五等之爵 春秋鄭莊公封母弟於京蔡仲曰都城過制
國之害也其後卒相攻伐國內大亂故過度則有強臣
之禍鄙小則有微弱之憂秦以列國之勢而并天下自
以由諸侯而起之也於是去五等之爵而置郡縣雖有

親子母弟皆爲匹夫及其政衰一夫呼而天下去及至
漢家見亡秦以孤特亡也於是大封子弟或連城數十
廓地千里自關已東皆爲王國力多而權重故亦有七
國之難袁子

社稷 漢雜事曰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爲壇封諸侯者取
其土苴以白茅授之各有所封方之色以立社於其國
故謂之受茅土漢興惟皇子封爲王者得茅土其他臣
以卢賦租入爲節不受茅土不立社

功臣封侯 東觀漢記曰上封功臣皆爲列侯大國四縣
餘各有差博士丁恭等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
故利易建侯取法於雷上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
聞封功臣地多而滅也

夜行至國 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
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
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國
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史世家太公封於齊宿於逆旅主
人晨起有一人謂曰客寢甚甘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蹴
起即路俄有追者至以其出關遂止獨異志鄭桓公東會
封於鄶暮舍於宋東之逆旅同舍說苑

上功上恩 呂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
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
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

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魯公以削至於覲存三十四世而亡呂長見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史記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而後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

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華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說苑

海鹽山高幸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幸寬出南宮括入見公以語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

265480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古之道夫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爲無道哉小人哉寬也固妄誹訾豈不悲哉呂長利幸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也幸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幸櫟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公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俠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幸櫟之言小人也說苑

知微 昔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見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賞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刦殺之君矣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三十四世而亡由此觀之聖人能知微矣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韓詩外傳

無驕士 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驕士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

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眾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愼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社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說苑敬愼

成王之道 成王封伯禽爲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爲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墮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搏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上君道

振王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

封虞耶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晋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令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呂重言）

三公宰相

參天子 三公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後世宰相兼三公之事（王海）

開德宣符 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晋書三台一名三能錄天文鄭司農云三能三階也）

昭德塞違 三台六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次一星曰中台爲司中東二星曰下台爲司祿所以昭德塞違也（晋志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爲太尉中台司中爲司徒下台司祿爲司空（武陵太守星傳）

前佐 三公在天爲三台九卿爲北斗三公象五岳九卿法四年三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法谷阜合爲帝佐以匡綱紀（春秋漢含孳）

三公之任 三公者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植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故三公典其職憂其分舉其辨明其隱

此三公之任也 韓詩外傳

論道之官 三公論道之官蓋以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故不以一職名其官 六典

冢閈 三公者謂太師太傅太保也師王所尊也傅助王事保安也保王身也凡此皆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三公者冢閈三足共承其上也 環濟要畧

五星順行 異官同爲其立別職與人隆化幽贊神明者謂之太尉和五教理人倫使風行俗平萬國咸甯者謂之司徒使無國枉禮法錯刑清事均民聚者謂之司空若仁義之路開升平之氣通則五星順行庶績咸熙 古今通語

三公 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訓護天子導以德義天子加拜待以不臣之禮非人則闕矣漢制保傅在三公上號曰上公自後常然 宋書

四佐 明由曉升級必育受稅俗成博受古諸隕丘受延嬉右燧人四佐燧人出天四佐出落 論語讖摘輔象

六佐 金提主化俗爲明王建福視黙主災惡紀通爲中賦仲起爲海陸陽侯爲江海 右伏羲六佐六佐出世

七輔 風后受金法天老受天篆五聖受道級知命受紏俗窺紀受變復地典受州絡力墨受準斥 右黃帝七輔州選舉翼佐帝德上

配三台 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星配下台

謂之三公其餘知天地窺紀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或以爲師或以爲將帝王世紀三公擬三台黃帝以風后云配下台陶氏職官要錄黃帝置三公之秩以親黎元晉志

宰相 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太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辨於東方得祝融而辨於南方得太封而辨於西方得后土而辨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當時太常察乎地利故使爲廩者奢龍辨乎東方故使爲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爲司徒太封辨乎西方故使爲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爲李管子五行通典奢龍作奢龍

易卦 易通卦驗云天地成位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有三名注三名公卿大夫政教君臣起自人皇之世至伏羲因之故文耀鉤云伏羲作易名官者也論語撰考云黃帝受地形象天文以制官伏羲已前雖有三名未必具立官位至黃帝名位乃具周禮疏

九佐 顓頊云堯有九佐戰國策堯之佐九人禹皐稷契夷垂益夔龍淮南子

圖籙 大麓赤龍負圖以出河見堯典太尉舜等百二十年集發藏大麓春秋運斗樞堯坐舟中與太尉舜臨觀鳳凰授圖合誠圖

堯二公 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注三公之官文子

十六相 高陽氏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六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愷高辛氏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內平外成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 左十八

契爲司徒百姓和親夔主賓客遠人必至 典略 尚書

刑德放勳曰益爲司馬禹爲司空聖帝即位三公象三能矣 刑德放

五丞 湯有三輔 戰國策

顏斶曰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

事道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說苑

事道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辨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故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

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疆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上

申輔 諸侯外蕃三公爲申輔春秋演孔圖 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地爲山川古周禮說

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又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謂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謂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石臣謹案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公爲師周公太公無爲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

詩愼五經異義 古周禮說天子無爵三公無官昌號於天何爵之名黍職於天子何官之稱上

神化丹青 天設三光以照記天子立公卿以明治故曰公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上有輔明主之事下有遂聖坐之事和陰陽調四時安衆庶育羣生使百

姓輯睦無怨思之色四夷順德無叛逆之憂此公卿之職而賢者之所務也若伊尹周召三公之才太顛閎夭九卿之人鹽鐵論淮南齊俗日月之所照認此記字誤

阿衡殷時有阿衡伊摯佐之太甲改爲保衡皆三公官也有三少少師少傅少保是謂三孤副助三公者也孤者不掌官榮然孤特環濟要畧後漢朱祐馬武傳論或任以阿衡之地阿倚也衡平也

兼能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禮記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有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大國之君尚書大傳

四輔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愼天子疑則應問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君公也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求無過事大戴保傳道者有疑則問或謂之疑充者輔善或謂之輔注

三公之職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

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其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大戴

九棘三槐 周禮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上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三公一命亥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春秋九命作伯尊公曰宰言於海內無不宰統焉通典

三事 兩無正大夫刺幽之也三事大夫莫肯夙夜箋三公也書周官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漢書韋玄成詩於赫三事匪俊匪作又云三事惟藉莫我肯矜

三吏 晉侯使輩朔獻齊捷於周王使委千三吏左成王三吏三公也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其擯于天子也曰天子之吏鄭玄曰謂三公也注疏

左右相 秦悼武王二年始置丞相官以樗里疾甘茂爲左右丞相史記應劭曰丞承也相助也

統文德 高祖定天下置丞相以統文德立大司馬以整武事爲二府焉物理論

一言取相 車千秋代劉屈氂爲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伎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

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漢書

知人 丞相丙吉戒自上臨問曰君有不諱誰可代者吉曰西河太守杜廷年廷尉于定國太僕陳萬年此三人皆在臣在惟上察之後三人居位皆稱職皆稱吉知人同上

柱石 田延年謂霍光曰將軍爲國柱石何不建白太后

更選 賢而立之光傳前丞相王商者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詘節隨鳳委屈爲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元後傳陸凱疏曰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疆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侯太

壹統類 王尊劾奏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〻顯等專權擅勢不時白奏無大臣輔政之義本傳

[illegible]光 成帝時何武爲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本傳蕭望之奏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本

鼎足 王莽秉政專權彭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年齒老眊昏亂遺忘願乞骸骨竢賁溝壑本傳永平六年王雒山出寶鼎詔曰鼎象三公豈

公卿奉職得其理耶後紀

通明相 丞相官缺羣臣多舉翟方進上亦器其能遂擢爲丞相方進智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法律號爲通明相本傳夫以韓安國翟方進之操爲漢之明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況其下者乎後穆傳

鬻足承君 元始中賜馬宮策曰八稱四輔出備三公四輔之職爲國維綱三公之任鬻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居位本傳

儒宗居位 自孝武興學公孫宏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禮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匡衡傳贊

腹心 哀帝策免師丹曰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而喜相過匡率百僚和合天下者也朕既不明委政於公腹心如此謂疏者何殆謬於二人同心之利焉將何以率示羣下附親遠方本

鬻輔 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光武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朱浮上疏曰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鬻輔之任後傳崔琰從弟林少無名望雖姻族猶多輕之而琰常曰此所謂大器晚成者也終必遠至涿郡孫禮廬毓始

八軍府琰又名之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
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林禮毓咸至鼎輔魏志

譴責策免 仲長說昌言法誡篇云光武矯枉過直政不
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
已政有不理猶加譴責策免又中世之遷三公也務於
清慤謹愼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乂鄉曲之常人耳
惡足以居斯位耶執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
豆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後漢傳

公台 胡廣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甚憂其
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蕃等
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上

上應台晉 郎顗拜帝曰三公上應台階同元首政事夜
道則寒陰反節而今之在位蔽託高虛選舉牧守委經
三府本

水象山岳 陳忠疏薦劉愷曰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
山岳股肱元首貞足居職協和陰陽調訓五品考功量
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而今
上司缺職未議其人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
去宰相復序上司誠宜簡練卓異以慰眾望愷傳

三九 郎顗七事曰刻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
將以安天下也昔唐虞在上羣龍為用文武創德周召
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陛下踐祚

以來勤心眾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是以災害屢臻四國未甯本孫皓每於會因酒酣輒令侍臣嘲謔公卿以爲笑樂萬或既爲左丞相王蕃嘲或曰魚潛於淵出水照沫何則物有本性不可橫處非分也或出自谿谷羊質虎皮虛受光赫之寵跨越三九之位大馬猶能識養將何以報厚施乎或曰唐虞之朝無謬舉之才造父之門無駑蹇之質蕃上誣明選下詘楨幹亦何傷於日月適多見其不知量耳吳志

運動樞極 順帝之世梁商稱爲賢輔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中於道則易以興政垂於物務則難乎御物本傳

象極 李固奏記梁商理王冀曰夫三公鼎重承天象極未有詣理訴寃之義上

國楨 三公國之楨幹朝廷取正以成斷金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苗忠正不撓有史魚之風其以固爲太尉漢官義

輸禮太尉劉虞讓位於羊續靈帝時爲三公者皆輸禮錢千萬續奉襜袍以示之曰臣之所有唯此而已遂不代虞袁山松後漢

台相 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以任職取名者豈非先遠業後小數哉故惠公伏湛造次急於鄉射之禮君房侯霸入朝先奏寃大之令伏湛等論傳

上司 楊震爲太尉每諫爭中常侍樊豐等誅之收邛疑

遣歸本郡到城西夕陽都亭顧謂子及門生曰吾蒙恩居上司姦臣狡猾而不能誅嬖女傾亂而不能禁帑藏空虛賞賜不節而不能實何面目復見日月遂飲醜而死東觀漢記

名公賢宰 楊秉字叔節爲太尉奏中常侍侯覽具瑗曰鄭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衆服若斯之人非恩所宥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問故事秉使對曰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本天下稱爲名公張璠漢紀陳蕃楊秉世稱賢宰王暢李膺彌縫袞闕左雄傳論

三葉 楊賜卒策曰司空賜華岳所挺九德純備三葉宰相輔國以忠五登袞職弭雖義甯本延光之間震爲上相抗直方以臨權枉先公道而後身名可謂懷王臣之節識所任之體矣累葉載德繼踵宰相信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世韋平方之蔑矣論漢興惟韋平父子至宰相前書韋賢子玄成樂當子晏

柱國 楊氏載德仍世柱國震畏四知秉去三惑賜亦無諱彪誠匪忒楊震贊

上袞 牟融經明才高明帝數嗟嘆以爲才堪宰相明年爲司空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本傳牟公簡帝身終上袞上贊

具瞻 晉司徒闕武帝問其人於荀勗答曰三公具瞻所

歸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爲三公孫權笑之別傳詡文帝初即位首登上司魏略

任天地人 太康七年正旦日蝕詔公卿大臣各上封事咎其安在汝南王亮與司徒魏舒司空衛瓘上言三司之任天地人也乾道不普故水旱爲災人倫失序故奸宄不禁乃者荆州之城妖災仍興任城國都水流變赤廷三朝之始日有蝕之孟陽節過堅氷未消臣等瑣才聽優高位可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宜就顯戮以答天意謹免官徒跣上所假章綬夫陰陽失序朕于天道刑政失中之所致也其使冠履勿復道八王故事

上清上元 摯虞隴王爲太尉册曰朕惟君行爲時表親則宗臣論道經邦保乂皇家是用進登上台君其上清三元下甯九域永正其範以康濟宇宙敬哉上

翼宣皇極 武帝詔曰三司之任以翼宣皇極弼成王事者也故經國論道賴之明喆裴秀思心通遠勳德茂著宜正位居休以康庶績其以秀爲司空晉書

上應天心 武帝詔以鄭袤爲司空曰宜登三階之曜補袞職之闕遣國垣就第拜授袤謂垣曰魏以徐景山爲司空吾時爲侍中受詔譬旨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於不就遵大雅君子之迹可不務乎上

光鈺鼎實 懷帝以劉寔爲太尉固辭不許劉垣上言曰

古之哲王莫不師其元臣崇養老之教厲廉高之風太尉寔國之碩老邦之宗模年踰九十命在日制聖詔必使正位上台光飪鼎實臣謂宜聽所守上

傾棟樑 時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殂朝野憂懼以陸玩德望乃拜司空玩辭讓不獲乃嘆息謂朋友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矣時人以爲知言別傳玩拜司空有人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箸樑柱間地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爲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樑笑曰戢卿良箴世說

風流宰相 王儉字仲寶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栝柏預章雖小已有棟樑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儉作解散幘斜揷簪朝野慕之相與放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盖自汎也南史茹法亮呂文度並勢傾天下太尉王儉常謂人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上

拍張 華林宴集使各效伎藝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綠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爲名答上

台首 豫章王嶷永明初啟上曰叨授台首心魂如失臣窮生如浮質操空素任居鼎右已移氣序南齊

六貴 明帝顧命羣公而意寄多在江祏兄弟永元初江兄弟及始安王遥光尚書令徐孝嗣領軍蕭垣之更日帖勑時呼爲六貴皆宰相也上祏傳梁武使張宏策陳計

於兒懿曰昔晉南庸主諸王爭權遂內難九興外寇三作今六貴爭權八握王憲制始安欲爲趙倫形迹已見蹇人上天信無此理祏怯而無斷喧弱而不才折鼎覆餗翹足可待蕭垣之胸懷猜忌動言相傷徐孝嗣才非柱石聽人穿鼻若隙開疊起必中外土崩梁紀

南史紀宏策陳計語在懿傳懿傳無之載宏策傳中

英宰 英宰信戎元渠時殄乂大啟南康爰登中鉉乂雖職輕於衮司而任隆於百辟暫冲旨改授朝端王儉褚淵碑

晉穆宗昭曰實賴英衮淵謀晉中興書謝石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上惠帝詔曰摠百揆之得失管王政之開寒端右之職也其以王戎爲尚書令上

黃瓠少師 郭祚以尚書右僕射領太子少師祚曾從書東宮明帝幼祚持一黃瓠出之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唇齒深爲帝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爲桃弓僕射黃瓠少師北史

文武固種 來恆及第濟相次知政事時以爲榮初濟父護兒居陼爲猛將而恆濟俱以學行見稱時虞世南子昶旣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累居工作之司濟初升相位許敬宗歎曰士之登庸不繫世業履道則爲衣冠失緒則爲匹庶來護兒兒作宰相虞世南男作木匠忠賢文武固無種也舊唐自武德已來稱賢相者房杜姚宋四公皆遭無賴子弟汙圮先業張說二子均坰務

束夫節賊庭非獨燕國之不幸也上

摸稜 蘇味道前後居相位數載竟不能有所發明但脂韋其間苟度取容而已嘗謂人曰處事不欲決斷明白若有錯誤必貽咎譴但摸稜以時兩端可矣時人由是號爲蘇摸稜上

伴食宰相 盧懷慎與紫微令姚崇對掌樞密懷慎自以爲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金吾覆名 玄宗善八分書凡命將相皆先以御札書其名置案上會太子入侍上舉金甌覆其名以告之曰此宰相名也汝庸知其誰耶肅宗拜而稱曰非崔琳盧從愿乎上曰然因舉酲以示之乃賜巵酒是時琳與從愿

皆有宰相望玄宗將倚爲相者數矣竟以宗族繁盛謂

記者眾卒不用柳氏舊聞

燒尾 景龍三年蘇瓌除尚書右僕射時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計獻食名曰燒尾瓌因侍內宴將作大匠宗和卿謂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善耶帝默然瓌奏曰臣聞宰相者主陰陽助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談賓錄

紅巾 李林甫性沉密城府深阻苞藏安忍時已寢疾猶扶疾從幸華清宮數日增劇巫言一見聖人差減帝欲視之左右諫止乃勅林甫出於庭中上登降聖閣遥視

舉紅巾招慰之林甫不能與使人代拜於廳翌日旁卒

舊唐玄宗幸蜀裴士淹從駕馬上南較當時卿相士淹曰姚元之如何上曰才而健者也宋景如何答曰賢而沉者也論及數十人皆當其目末問李林甫如何上曰姤賢嫉能古今無比士淹曰若此陛下如之何委用如是之深也上俛首而無言

滅賊手

天寶賊陷兩京玄宗西幸肅宗即位明皇馬上看除目顧裴士淹曰有新相士淹問爲誰上曰房琯然亦不是滅賊手士淹曰陛下不須言之上小慚（支田錄）

清德坐鎮

楊綰字公權元載伏誅綰拜相綰久積公轉之望及詔出朝野相賀綰素以德行著聞質性貞廉事

服儉樸居廟堂未數月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寬劍南四川節度使甯之弟家富於財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即日潛遣毀折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座內音樂減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以承恩每出入騶馭百餘亦即日減損車騎惟留十騎而已其餘望風變奢從儉者不可勝數其鎮俗移風若此綰凡所知友皆一時名流或造之者清談終日未嘗及名利或有客欲以世務干者見綰言必玄遠不敢發詞內愧而退大曆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爭趨其門至有數千里來者以清德坐鎮雅俗時比之楊震邴吉山濤謝安之儔也（舊唐史臣曰楊綰入相數日遽

致移風易俗周召伊傅蕭張房杜歷代爲相之顯者蔑聞斯道也嘗讀諸集賞善多溢美書罪多溢惡如楊綰拜相之麻贈官之制改諡之詔則當時秉筆者無媿色矣上

姦邪 盧杞自新州員外司馬除澧州刺史給事中袁高以杞邪佞蠹政敗未塞責停詔執表遂授澧州別駕他日上謂李勉曰衆人皆言盧杞姦邪朕何不知卿知其狀乎李勉對曰天下皆知其姦邪獨陛下不知所以爲姦邪也時人多其正直上帝嘗從容言盧杞清介敢言然少學不能廣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姦而朕不覺也李勉對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邪李揆和蕃顏眞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又楊炎罪不至死杞擠問之而相關播懷光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卿言誠有之　唐書

能說家門 張嘉貞子延賞延賞子宏靖三代掌書命在台座前代未有楊巨源贈詩曰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時稱其能與張家說家門　因話錄

前定 劉禹錫曰官不前定何名眞宰乎永徽中盧齊卿卒亡及蘇說見其舅李某爲冥司判官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爲宰相舅曰宇文融豈堪爲宰相吏曰天曹符已下數日多少即由判官舅乃判一百日既而拜宰相果百日而罷　嘉話

紗籠 李藩字叔翰嘗寓東洛妻庶子崔謙女年近三十未有名宦多寄托崔氏待之不甚盡禮李患足瘡欲絜家居揚州甚愁悶廼詣中橋問卜胡盧生生曰公在兩紗籠中豈畏此迺厄更遠亦可李問紗籠事終不復言遂往揚州居參佐橋左近有高員外素相善一旦來詣既去際晚又至云朝來看公歸困就寢夢見舊使庄客辛巳十年某問汝安得在此曰爲陰吏蒙差與李三郎當直知員外與三郎往還故此祇候某曰三郎安得如此曰是紗籠中人詰之不肯言特報此好消息李笑而謝之數年張建封鎮揚州奏爲巡官會有新羅僧能相人言張不得爲宰相因令使院看諸判官曰並無及李至僧降階迺謂張公曰巡官是紗籠中人僕射且不及張大喜因問紗籠事曰宰相冥司必潛以紗籠護之恐爲異物所擾餘官則不得也方悞胡盧生及高所說李公竟爲相原化記逸
史兩京記

金榜 太和中崔紹暴死爲所事一字天王救免復生云入一樓門滿壁悉是金榜銀榜備列人間貴人姓名將相二色名列金榜將相已下書列銀榜更有長鐵榜列州縣府僚屬姓名所見三榜之人悉是在世人若謝世者則隨所注落藉玄怪錄
兩景記

命相事 太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文宗欲拜德裕平章事已進麻詔曰命相絕是重事適看曆日月辰非佳

且宣麻二十八日放下宣布獻替記

沙堤 凡拜相禮絶頒行府縣載沙塡路自私第至於子城東街名曰沙堤有服假問疾百僚就第有司設幕次排班元日冬至立仗大官皆備珂傘列燭有五六百煙謂之火城宰相火將至則皆撲滅以避國史補 李德裕初作相罷京兆築沙堤兩街上朝衛兵本傳 德裕初作相兩街使請准例每早朝令兵衛送予判云在具瞻之地自有國容當無事之時何勞武備衛送宜停獻替記

及父年 李德裕自潤州年五十四除揚州五十八再入相皆及吉甫之年縉紳榮之感定錄

事決於子 令狐綯在相每朝廷大事一取決於子滈如元載之用伯和李吉甫之用德裕南部新書語林

歇後作相 光化初昭宗還宮庶政未愜鄭綮每形於詩告而嘲之中人或誦其語於上前昭宗見其激訐謂有蘊蓄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綮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叅謁綮笑而問之曰諸君大悞俾天下人並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人特恩來日制下抗其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親賓來賀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舊唐

朱相非相 光化中朱樸自毛詩博士拜相而樸恃其口辨謂可立致太平由藩王引導聞於昭宗遂有此命對敭之日而陳言數條每言臣必爲陛下致之洎操大柄

殊無所成自是恩澤日衰中外騰沸內宴日俳優穆刀綾作念經行者至前朗諷曰若見朱相即是非相翌日出宮北夢瑣言

三不開 廢帝時馬胤孫爲相臨事多不能決當時號爲三不開謂其不開口以論議不開門以行事不開邸以延士大夫也五代史胤孫入相親舊未嘗延接時號三不開相公入朝邸不開歸宅門不開紀異錄

取蛤蟆轉 明宗入朝安重誨用事取謀於孔循舊相豆盧革韋說出官孔循不欲以河朔人入相極薦崔協而任圜爭之云崔協者少識文字時人呼爲無字碑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代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議夫巧沮忌害其能必捨李琪而相崔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蛣蜣之轉也重誨欠而止然以孔循故終相之帝曰馮書記先帝判官與物無兢可以相矣由是道與協並命而捨李琪識者惜之北夢瑣言

閻下生麻 梁相國鄭珏與李相國愚同爲學士忽一日鄭之閻下有一麻生李曰承旨入相矣指麻示之曰此天命也願得當制以盡荒虛時亢陽既久其麻益茂高丈餘若甫露之偏滋焉及霜降成實取而視之眞白麻也是夜制出果鄭登庸而李復寓直得不爲乾坤之命朋友之分乎鄭年十九赴舉凡十九年登第又十九年入相時人謂之三九相公李嘗僦居忽遇暴雨一廷俱

爲白沙公甚惡之及薨葬於伊闕得吉地於白沙里時人謂之白沙相公皆前定也駱中紀異

粥飯僧 愍帝即位有意於治數召學士問以時事以李愚爲迂未嘗有所問廢帝亦謂愚等無所事常目宰相曰此粥飯僧爾以謂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也五代史

琉璃瓶 廢帝欲擇宰相問於左右左右皆言盧文紀及姚顗有人望廢帝因悉書清望官姓名內琉璃瓶中夜焚香呪天以筯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五代史

曲子相公 晉相和凝少年時好爲曲子詞布於汴洛洎入相專託人收拾焚毀不暇然相國厚重有德終爲艷詞玷之契丹入夷門號爲曲子相公

外祖後語 馬胤孫用廣順中卒於洛陽其家婢有爲胤孫語者初崔協爲明宗相在位無所發明既死而有降語其家胤孫又然時人嘲之曰生而不能言死而後語云五代史

乘馬入宣德門 王安石上元夕從駕乘馬入宣德門衛士訶止之策其馬安石怒上章請逮治御史蔡確言宿衛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訶止帝卒爲杖衛士斥內侍安石猶不平宋史

無名詩 王荊公罷相鎮金陵是秋江左大蝗有無名子題詩賞心亭曰青苗免役兩妨農天下嗟嗷怨相公惟有蝗蟲感恩德又隨鈞旆過江東荊公一日餞客至亭

上覽之不悅命左右物色竟莫知其爲何人也

舒荆王介甫先封舒公改封荆公詩曰戎狄是懲識者云宰相不學之過也佚公筆記

三旨宰相王珪神宗時自執政至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多諛順當時目爲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續編

聖相秦檜兩據相位凡十九年刼制君父包藏禍心倡和誤國忘讐斁倫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兢進之徒獻媚納交無所不至台州曾惇獻詩稱聖相靜江有驛名秦城知府呂愿中率賓僚共賦秦城王氣詩張扶請乘金根車又有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檜聞之妄然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議議即捕治中以深文陰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動靜郡國事惟中省無一至上前者每事與帝爭勝曹筠言水漲詔逐之檜陛爲從官周葵欲言梁汝嘉檜不待帝言即改除之檜病帝幸其第問焉帝還宮命沈虛中草檜及婧制並令致仕檜既死帝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防檜逆謀矣史鑑

唐宰相唐侍中書令是真宰相餘以他官參掌者無定員但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平章軍國政事之名者並爲宰相亦漢務參與政事及平章事知政事參知機行丞相事之例也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謂之政事堂至永淳三年十月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政事筆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政事堂合在中書遂移在中書省開元十一年張說奏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通典

僕射 古者重武官以善射者堂事故曰僕射僕射者僕役於射事也秦世有左右宋百官志嗣後職務漸重唐左右二僕射以下皆得加此官通典因前代本副尚書令自尚書令廢闕二僕射則爲宰相故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洞開耳目訪求賢才是爲宰相宏益之道通典

堂老 宰相相呼爲堂老國史補

無迹 江摠自叙曰歷涉清顯不涉權幸嘗太息曰莊靑翟位至丞相無迹可紀趙元叔爲上計吏光乎列傳陳書

翰林院

待詔所 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圖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百官志

登瀛洲 翰林院前代即無舊名貞觀中秘書監虞世南等一十八人或秦府故寮或當時才彥皆以宏文館學士會於禁中內參謀猷廷引講習出侍輿輦入陪宴數十數年間多至公輔當時號爲十八學士天下慕向謂之登瀛洲翰林故事

龍門掌士 乾封中劉懿之劉禕之兄弟周思茂元萬頃范履氷皆以文詞召入待詔常於北門候進止舊志禕之

上元中禧之遷宏文館直學士與著作郎元萬頃左史范履氷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韓楚賓等皆召入禁中共撰列女傳臣軌百寮新誡樂書凡千餘卷時又容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禧之兄懿之時爲給事中兄弟並居兩省論者美之傳

視草 玄宗即位以萬機委積詔誥悉由中書或慮當劇而不用務速而時滯始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故事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張洎等召入禁中謂之翰林待詔王者尊極一日萬機四方進奏中外表疏批答或詔從中出宸翰所揮亦資其檢討謂之視草故嘗簡當代四人以備顧問舊志

翰林學士 太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由是遂別建學士院俾專內命於是太常少卿張垍起建舍人劉光謙等守居之而集賢所掌於此悉罷自後李白等在舊翰林院但假其名並無所職翰故事

賜女婿 張垍說子也以主婿玄宗特深恩寵許於禁中置內宅侍爲文章嘗賜珍玩不可勝數時兄均亦供奉翰林院嘗以所賜示均均戲謂垍曰此婦翁與女婿非天子賜學士也舊志

御手調羹 李白天寶中皇祖下詔徵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爲朕知非素畜道義何以及此置於金鑾殿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同列害
能成謗格言不入帝用疎之（本集李陽氷序）

承旨 至德已後天下用兵軍國多務深謀密詔皆從中
出尤擇名日翰林學士德充選者文士爲榮亦如中書
舍人例置學士六人內擇年深德重者一人爲承旨所
以獨承密命故也（上）

召對移院 德宗雅尚文學注意是選乘輿每幸學士院
顧問錫賚無所不至御饌珍肴輟而賜之又嘗召對於
玉堂移院於金鑾殿對御起草詩賦唱和或旬日不出
吳通微昆季同時權用與陸贄爭恩不叶甚於水火天
醜之（翰林志）

內相 陸贄初入翰林特承德宗異顧歌詩戲狎朝夕隔
遊及出君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於贄
故當時目爲內相（舊唐）

凡弟禁林 吳通玄父道瓘德宗在東宮師也通玄兄弟
恒侍太子游貞元初召充翰林學士與兄通微同職禁
林人士榮之昭德王后崩詔李紓爲益册文宰相張延
賞柳渾爲樂章及進皆不稱旨並召通玄重撰凡中旨
撰述非通玄之筆無不慊然重之如此（舊文苑傳）

天子私人 吳通玄充翰林學士知制誥與陸贄吉中孚
韋執誼等同視草贄富於詞藻特承德宗重顧經歷艱
難通玄兄弟又以東宮侍上由是爭寵頗相嫌憾贄性

褊急屢於士前短通玄（通玄傳）既與二吳不協漸加浸潤恩禮衰薄（陸傳）贄又上疏曰國朝典故詔令合由中書如或墨制施行所司不須承受盖以示王者無私之義爲國家不易之規貞觀中有學士十八人太宗但與講論墳籍時務悉不相干玄宗末方置翰林張垍國親承寵然止唱和批答樞密畧不與知肅宗奔播之時翰林始掌書詔因循迄今漸遇職分物議不平皆云天子私人侵敗綱紀致使聖代虧至公之休宰相有備位之名制書職分宜歸中書學士之名宜革前弊德宗以贄指斥微玄故不可其奏（翰林志）

袍覆 韋綬德宗時以左補闕爲翰林學士密政多所參逮帝常幸其院韋妃從會綬方寢學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以妃蜀襭袍覆而去其待遇若此（唐書）

八塼學士 李程爲翰林學士以堦前塼日影爲八候程性懶每八必踰八塼故號爲八塼學士（傳載）

貯相 唐之貴文至矣後王簒承多以國柄付文士元和初憲宗遵聖祖故事視有宰相器者貯之內庭繇是釋筆硯而操化權者十嘗八九（劉汝錫李絳集記）

內庭老 順宗不懌儲位未立王叔文起於非類竊學士之名內連牛美人李忠言外結姦黨取兵柄弄神器天下震駭是時鄭絪爲內庭之老首定大計憲宗即位授絪中書侍郎平章事（翰林志）德宗昇遐時東宮疾恙方甚

蒼卒召學士鄭絪等至金鑾殿中人或云內中商量所立未定眾人未對衛次公遽言曰皇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內外繫心必不得已當立廣陵王若有異圖禍難未已絪等隨而唱之眾議方定舊唐

草制不言 李吉甫除中書侍郎平章事適與裴垍同直裴垍草吉甫制吉甫草武元衡制垂簾揮翰兩不相知至暮吉甫有歎惋之聲垍終不言書麻尾之後乃相慶賀禮絕之敬生於座中及明院中使學士送至銀臺門而相府官吏候於門外禁署之盛未之有也翰林志

院長 沈傳師入翰林為學士翰林俠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於宰相臣自知必不能願治人一方為陛下長養之因稱疾出唐書

二俊 李紳字公垂能為歌詩鄉賦之年諷誦多在人口元和初登進士第穆宗召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時稱三俊情意相善舊唐三人以學識才名相類情頗欵密德裕傳

大手筆 李德裕穆宗即位召入翰林充學士帝在東宮素聞吉甫之名既見德裕尤重之禁中書詔大手筆多詔德裕草之是月召對思政殿賜金紫之服舊唐

名臣書 李德裕鎮蜀時謂幕賓韋絢云翰林院有懸鈴以備夜直警急文書出入皆引之以代傳呼也長慶中予為學士鎮河北用兵一夜鈴有聲如人引其索者使

視之則無人後往往如此使人待捧潛伺於下終無所
覩而數數鳴動不已院中諸公私共准其鳴時皆應用
兵處耗聲則急緩亦如之曾莫之差眾咸異之元相詩
云神撼引鈴索申文柄續翰林故事

蓬萊鑑 李德裕述夢詩曰荷淨蓬池鱠氷寒郢水醪注
每學士初上賜食悉是蓬萊池魚鱠夏至復賜及須燒
香酒以酒味稍濃每和水而飲蓋禁中郢水酒坊也一品
集此文饒詩也事文類聚乃云李白詩白詩注豈未見
眞本集耶抑止抄騰故紙耶合壁因之殊誤觀者

明容 我后憐詞客吾僚並雋髦注先朝曾宣諭卿等是
我門客上事文作唐武后朝云李衛公詩話誤

請益 崔鄘字廣畧姿儀偉秀人望而慕之敬宗即位拜
唐書 翰林侍講學士旋進中書舍人謝日陛下使臣侍講歷
半歲不一問經義臣無功不足副厚恩帝慙曰朕少間
當請益

二侍 文宗召兵部尚書王起禮部尚書許康佐爲侍講
學士中書舍人柳公權爲書學士每有疑義即召學士
入便殿顧問討論率以爲常謂之三侍學士恩寵異等
東頭學士熊望登進士第粗有文學而務進不已時京
兆尹劉栖楚以不次驟居清貫廣樹朋黨門庭無晝夜
填委不息望出入栖楚之門有同密戚陰計密畫無有
知者敬宗嬉遊之隙學爲歌詩以翰林學士崇重不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褒狎乃議別置東頭學士以備曲宴賦詩令採畧官才堪在學士者爲之栖楚以望名薦送事未行而昭愍崩文宗卽位韋處厚輔政大去姦黨既逐栖楚流望漳州司戶舊唐

華炬送院 令狐綯爲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及綯至皆驚唐書

宋中頗敬 畢誠太和中進士擢第爲翰林學士自大中末黨項羌叛屢擾河西懿宗召學士對邊事誠卽援引古今論列破羌之狀上悅曰吾方擇能帥安集河西不期頗牧在吾禁署卿爲朕行乎誠忻然從命卽用誠爲邠寧節度等使舊唐

不草制 崔貽範於鳳翔圖城中據李茂貞起復作相侵當草制抗疏論其不可夜半以授翰林院學士使中人馬從皓語渥曰學士無以性命爲戲渥不答扁户而寢明日無麻制宣讀茂貞曰陛下命相學士不肯草制與反何異昭宗曰卿薦貽範朕不拒渥不草制朕亦不拒其如道理分明何金銮密記姚埲日使我當直亦繼以死唐書

龍鳳燭 韓寅亮渥之子也嘗言渥捐館之日溫陵帥聞其家藏箱笥頗多而緘鐍甚密人罕見者意其必有珎玩使親信發觀惟得燒殘龍鳳燭金縷紅巾百餘條蠟淚尚新巾香猶鬱有老僕泫然而言曰公爲學士日常

覩草金鑾內殿深夜方還翰苑當時皆宮妓秉燭以送公悉藏之自西京之亂得罪南遷十不存一二矣延平家有老尼說斯事與寅亮之言同尼卽渥之妾云南唐近事

偓見惡於朱全忠敗榮懿厨天祐二年復召爲學士還故官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唐傳

試五題 昭宗召韓偓入院試文五篇萬邦咸寧賦拜昌言詩武臣授東川節度制答佛誓國王進貢書批三功臣讓圖形表繳狀云臣才不邁群器非拔俗待價既殊於櫝玉窮經有愧於簪金遭遇淸時涵濡霽澤裁冠振佩已塵象闕之班舐筆和鉛更辱金門之詔擊鉢謝捷纂組非工撫已循涯以榮爲懼金鑾密記長興元年翰林學

士劉昫奏本院舊例學士入院除中書舍人不試餘皆試麻制答蕃書批答各一道詩賦各一首號曰試五題

續通典

斯文不墜 陸扆字祥文文思敏速初無思慮揮翰如飛文理俱愜同舍服其能天子顧待特異嘗金鑾作賦命學士和扆先成帝覽而嗟挹之曰朕聞貞元時有陸贄吳通玄兄弟能作內廷文書後來絕不相繼今吾得卿斯文不墜矣舊唐

光院錢 陸扆援學士承旨同平章事故事三署除拜有光署錢以宴舊僚內署卽無斯例扆拜輔相之月送學士光院錢五百貫特舉新例內署榮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光院例 陸扆撰光院例榜于院臺云費調金鼎能視草之煩勞擁出碧幢釋援毫之羈束固人臣之極擧亦翰院之榮華至於察風俗於一方賞貨泉于三使其爲盛也抑又次焉各請出錢用光玉署翰林舊規

下水船 裴廷裕乾寧中在丙廷文書敏捷號爲下水船梁朱溫受禪爲洎爲學士嘗從容問及廷裕行止洎對曰湏歲左遷今聞旅寄衡水上曰頗知其人搆思甚捷對曰向在翰林號爲下水船上應聲謂洎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洎微笑深有慙色議者以洎爲急灘頭上水船也唐摭言

座主屏門生 封舜卿梁時知貢擧後門生鄭致雍同受命入翰林爲學士致雍有俊才舜卿才思拙澁及試五題不勝困弊因託致雍秉筆當時議者爲座主屏門生同光初致仕北夢瑣言

學士承旨 後唐同光中賜承旨廬質論思翊佐功臣旋授節制河中王道詩云視草北來唐學士擁髦西去漢將軍時人榮之續翰林志

開閤取玩 李漼爲翰林學士常陞殿侍宴翰衣緣左右揖令退漼叱之遂暢緋與坐主和凝同任學士會凝入相漼當草制命開凝閤盡取器玩圖書以歸其縱率如此會廢學士院出爲吏部員外郎遷禮部郎中知制誥復置翰林遷中書舍人再爲學士時濤在西掖擯縉榮

之分紀

五鬼 南唐李璟即位馮延巳喜形於色璟未聽政延巳屢入白事璟不悅曰書記自有常職餘各有司存何不憚煩也俄拜諫議大夫充翰林學士復結魏岑侵損時政與其弟延魯及陳覺查文徽等更相推唱時人謂之五鬼 九國志

宿儒 建隆元年學士王著以酒失扈蹕以請求皆貶官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以宿儒處之范質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頗自翰林遷端明矣帝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 分紀 宋史

憲不得爲 淳化四年以張洎錢若水爲翰林學士洎等

赴上帝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憾不得爲之故事學士赴生有勅設仗罷其事當令設之仍召樞密直學士及知制誥預坐洎博涉經史多知典故每上有著述或賜近臣詩什洎必上表援引經傳以將順其意上因賜詩褒美有翰長老儒臣之句後判吏部銓嘗引對選人上顧之謂近臣曰張洎富有文藝至今尚苦學江東士人之冠也 上

洎字師黯南唐爲清輝殿學士入宋與蘇易簡同在禁林甚波寵顧與蘇易簡不協事文引作張洎置之劉禕之柳公權之間誤

玉堂署 太宗以玉堂之設其來尚矣但虛得其號而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正名乃於紅綃上御書飛曰四字題曰玉堂之罪以賜
蘇易簡易簡公捧歸私第以慶耀其親擇日懸掛仍具
扁鎖於玉堂之上自待詔院吏而下減列貨於庭公曰
自唐置學士來幾三百年今日方知貴矣即日詔宰輔
暨兩制司臣就院勑設宴帳仍各賦長韻詩以紀其事
其詩目曰禁林讌會集分紀

仙職 太宗至上林春融千花萬卉并妍麗冠絕上必曲宴
宰衡勳舊召兩制詞臣俯龍池垂金鈎舉觴賦詩終日
而罷上嘗謂近臣曰詞臣實神仙之職也翊曰凡所進
詩悉廻御毫屬和以賜焉分紀

燃窻 玉堂東承旨閣子窻格上有火燃太宗嘗夜幸玉
堂蘇易簡爲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窻外
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爲玉堂一盛事筆談

蠹禁 宋白賈黃中皆先達鉅儒同在鰲禁筆談李衛公詩
畫壁看飛鶴僊圖見巨鰲注內署垣壁比畫松鶴先是
西壁畫海中曲龍山憲宗曾欲臨幸中復懼而塗焉

色吐 舊制凡入兩府許薦館職試出身任監司者各一
員樞相王公德用自圃田復召入長宥密有千薦館職
王曰以君才進士登科所薦應格矣然某武人素不閱
書若奉薦則色吐矣世以爲知言蓋今人以事理不相
當爲色吐塵史

名目 冀州城南有張耳家在送客亭北契丹使者林牙

以翰林學士使宋問知州王仲平不知張耳何代人其大使耶律防謝曰契丹家翰林學士名目而已

職難 翰林樞機宥密之地翰林志夫發揮大猷藻飾上命隻簡片削可以動乎人神風行四方萬里如覩故議定於內而事修於外言發於上而旨敷於人微乎斯文百度闋矣況此院之置尤爲近切左接寢殿右瞻彤樓晨趍瑣闥夕宿嚴衛密之至也驂驪得御廐之駿出入有內司之導豐餚潔膳取給大官衾裯服御資於中庫恩之厚也備待顧問辯驟是非典持縑牘受遣羣務凡一世得失動爲臧否職之重也非夫格謹而有立秉貞而通理俾義樞要簡乎宸心言不及溫樹之名愼不遺轅駒之數處其職者不亦難乎翰林故事

六如 建中以來簡拔尤重故必密如孔光博如延州文如卿雲學如向歆器如黃顏直如史魚然後得中第士之游心處已景行於六如者而又飾之以潔球璋之行貫金石之誠雖潛聲匿迹莫能脫乎漢時始建置尚書郎五人乎天下奏議分直建禮含香握蘭居錦帳食大官則今之翰林名異而實同也時論以爲登玉清翔紫霄豈蓬山瀛洲而足喻乎韋處厚翰林廳壁記亦曰玉署玉堂焉翰林志

位學士上 唐舊制學士無得以承旨爲名者應對顧問參會第班以官爲上下憲宗永貞元年始命鄭絪爲承

旨位在諸學士上居東第一閣承旨院記凡內宴坐次於宰相坐居一品班之上翰林志後唐明宗勑今後學士入院並以先後爲定惟承旨出自朕意不計官資先後在學士上其年十一月勑新除翰林學士張昭遠早踐綸闈久司史筆曾居憲府累陟貳卿今既擢在禁林所宜別宣班序其立位宜次崔稅五代職官志

三昧 學士每下直出門相謔謂之小三昧出銀臺乘馬謂之大三昧如釋氏之去纏縛而自在也翰林志

歎老卒 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構思甚苦推觚循墀而行忽見老卒臥於日中欠伸甚適梅忽歎曰暢哉徐問之曰識字乎曰不識梅曰更快活也

太宗紀 上欲以張燕公大夫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欲以崇寵大臣修文館乃有大學士之名如臣未學動陛下規漠豈敢首以大爲稱辭再三從之集賢記注後

宴集賢院故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閥爲先後太宗時修史十九人長孫無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爵長安中與修珠英當時學士亦不品秩爲限於是引觸同飲時伏其有體唐書

錢元食本 時又賜錢一千貫文以充食本時院內供擬稍厚中書舍人陸堅亦充翰林供奉每日入院堅以學士咸非其人而所司祇候供擬優厚將爲糜費嘗曰此何益國家空致如此費損將建議請一切罷之燕公明

之日吾聞自古帝王功成理定則有奢縱之戒或造地臺或耽聲色豈如今日聖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諷刊校圖書詳延學者今日麗正即是聖主禮樂之司求代楷模不易之道也所費者細所益者大陸子之言未爲達也上聞其言堅之恩眷漸減初也集賢記注

獻詩賜贊　張燕公等因獻賦詩上各賜贊以褒美之勑曰得所進詩甚有隹妙風雅之道斯焉可觀並據才能畧爲贊述具如別紙宜各領之上自於五色牋八分書之賫付院散付學士　張說德重和鬯功踰濟川相林學士翰苑光鮮　徐堅校文天祿論經上庠華詞宛麗英語抑揚　賀知章禮樂之司文章之苑學優藝博才高思遠　趙冬曦白簡端嚴青史良直清詞雅韻博賢強識　康子元才識清遠言談幽祕四科文學六書仁義　侯行果洪鍾佇叩明鏡不疲理窮繫象動中威儀　嘉述職參山甫業纂玄成六藝遊作四始飛英敬會眞名乃會眞迹惟契道樞衣講習臨筵振藻　趙玄默才比丘明學兼儒墨叙述微婉講論道德　東方顥地遊天祿門嗣滑稽三冬足用六藝斯齊　李子釗干木流慶指樹貽芳諷諫遺闕啟發篇章　呂向族茂非熊才方班馬考李篇籍抑揚風雅　毋照軒轅之任諫諍之職聞詩聞禮有才有識　陸去泰才光於晉價重於張州縣斯屈文翰尤長　咸庾業郁郁高文英英博識

持我刑憲是稱諒直　余欽文章兩贍才術兼美思在專經學通舊史　孫季良蓬山之秀芸閣之英雄詞早傑雅思縱橫　尋勑善寫眞人貌學士等欲畫像書贊於含象亭屬車駕東行竟不果注記

擲雙陸頭子　十三年三月因奏封禪儀注勑學士等賜宴於集仙殿上制詩序羣臣賦詩上於坐上口詔改爲集賢殿時預宴者宰臣源侍中乾曜燕公學士徐堅賀知章康子元趙冬曦侯行果敬會眞趙玄默韋述李子釗陸去泰呂向咸廙業毋照余欽孫季良馮朝隱等時新進櫻桃上令遍於席上散布各領諸官拾取之飲以醇醪清酤之酒酒酣簾內出彩牋令燕公賦官韻羣臣賦詩並出彩羅令擲雙陸頭子得重彩者分之宴訖賜銀盤雜綵有差上

文儒之美　張燕公嘗謂人曰學士者文儒之美稱皆須詔勑特授豈合因循自名時賀知章從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兼授學士一日併謝訖謁宰臣源侍中曰賀公久著盛名今日一時加二榮命並爲學士之光輝雖然學士與侍郎二者孰爲美燕公曰侍郎自皇朝已來爲衣冠之華選自非履歷清要望實且美者無以居之雖然終是具員之吏又非往賢所慕學士者懷先王之道爲縉紳軌儀蘊揚班之詞彩兼遊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爲愈也

十八學士 張說前後三八相三十餘年掌文學之任爲唐文宗上嘗爲文引於禁中令說視草說亦善用已長引文儒侍從之臣以左右王化天子始以經術之道開集賢院殿置十八學士以修太宗之政當時綴文之士始尚古風上之好文自說始也分紀

固辭如大 李泌爲相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唐書

月蝕東壁 貞元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上

學士兩人 後唐天成元年命馮道趙鳳充端明殿學士非舊號也馮道笏記云天下儒生僅餘萬數殿前學士只有兩人時輩榮之續翰林志

集賢是家 南唐徐鍇爲虞部員外郎專掌集賢院由此銳意羣籍不復問家事常言郎賢院即是吾家指所居曰此寄宿之所爾九國志 鍇字楚金與兄鉉同有大名於江左鍇兄弟俱參近侍而其文相軋議者方晉之二陸云南唐書

夢掌抽筆 僞蜀辛夤遜夢掌中抽筆占者曰君必遷翰林學士未幾果然

五鳳齊飛 太宗時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

人皆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蒙正至宰相賈黃中李至蘇易簡皆至參知政事宋曰官至尚書老於承旨皆爲名臣歸田錄

賜詩 眞宗作歌一首賜新授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陳彭年因謂向故中等日頃命學士罕曾賜歌詩因目彭年詞學優長擢居清近久益愼密多聞好學鮮有偕者平居寫萬餘言復精詳典禮深明法令人或請益應答如流皆有依據常令檢討典故質正文義每一事具載經史子籍所出備而後已自非强記何由致此敏中曰彭年全才也豈止於文雅雍容侍從而已至於參酌時務詳求物理皆出人意表上然之因曰詳定所事無大小皆俟彭年裁制而後定此一句不可廢也往者參酌典禮雖徧歷攸司而所見皆出胥史今以爲式長編

寡合見諸 楊億以文章擅天下然性勁剛寡合有惡枉者因事譖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大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爲人所譖矣由是佯狂奔於陽翟眞宗好文初待大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歸田錄

不稱求解 楊億爲學士時草荅契丹書云隣壤交歡草既進眞宗自注其側曰抒壤糞壤億遂改爲隣境明旦

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爲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眞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眞有性氣上

地勢清切 舊翰林學士地勢清切皆不兼他務文館職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職錢唯內外制不給楊大年久爲學士家貧請外表辭千餘言其間兩聯曰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莫敖之餧鬼從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饑欲死筆談自後乃得判他局東軒筆錄

宣召對 蔡子直誠英宗於藩邸爲最舊既卽位久之以樞密直學士知秦州英宗上仙不及見一日夢宣召賜對又賜茶既而醉出固留之曰只住此更毋得去寤而既憶乃靈駕發引曰因大慟哭遂得卽日中而卒其幽冥之感有如此焉東齋記事

禁林 元厚之少時曾夢人告之異日當爲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此夢爲不然熙甯中厚之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院爲學士者一拜持國維一除和叔繹一鄧文約綰一楊元素繪並厚之名絳五人名皆從系始悟兄弟之說

擬謝表 蘇子瞻年十餘歲在鄉里見老蘇誦歐公謝宣召赴學士院仍謝對衣并馬表老蘇令坡擬之其間有云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老蘇喜曰此子他日當自用之至元祐中再召入院作承旨仍益之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帶有餘歛退之心非敢後也馬不

進歸田錄

金蓮燭送 蘇子瞻爲學士日鎖院召至內東門小殿時子瞻半醉命以新水漱漱口解酒已而入對授以除目呂公著司空並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右左僕射旨畢宣仁忽謂官家在此子瞻曰適已起居矣宣仁曰有一事要問內翰前年在何官職子瞻曰汝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曰備員翰林充學士曰何以至此子瞻曰遭遇陛下曰不干老身事子瞻曰必出自官家曰亦不關官家子瞻曰豈大臣薦論耶曰亦不關大臣事子瞻驚曰臣雖無狀必不別有干請曰久待要學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當其飲食而倚筯看文字謂內人曰蘇軾文字也神宗忽時稱之曰但未及用學士而上仙耳子瞻哭至笑聲宣仁與上左右皆泣已而賜坐喫茶曰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子瞻拜而出撤金蓮燭送歸院隨手雜錄宣仁高氏英宗后也

慈聖曹后一日見神宗不悅問其所以神宗答曰廷臣有競訕朝廷者欲議施行慈聖曰莫非軾轍也老身嘗見仁祖時策士大悅得二文士問是誰曰軾轍也朕留與子孫用神考色漸和東坡始有黃州之謫貴耳集慈聖仁宗后也

禿髮翁 張廷建中靖國間例復官職有請十首一曰陽城論事盖當時陸贄草詔傾諸公翰林若要眞學士

嘆取澹州禿髮翁謂東坡也侯鯖錄

神仙中人 周麟之爲學士姿儀洒落進止凝重班冠玉笏望之者意神仙中人言行錄麟之受召撰張循王碑文成奏禦天筆批其後十八字曰誌銘敘事詳盡造語簡要披閱數四但有歎嘉士林傳翫以爲寵

特賜 韓門下維以賜出身熙甯末特除翰林學士崇甯中林彥振攄賜出身用韓例亦除翰林學士國朝以來不由科第除者此二人翰苑羣書拔韓省試中以兄億執政不就廷試後爲館者以至兩制未嘗賜第也同上

叔子 李昉素病心悸每數歲一發常語諸子曰我典誥命三十年勞役憂思而致是疾爾曹當戒之

侍讀

耆儒 唐玄宗開元三年制曰朕應政之暇常覽史書但關理道實所留心中有關疑時須咨問宜選耆儒博碩一人每日入內侍讀公卿薦光祿卿馬懷素因拜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入侍讀舊唐

師資 馬懷素爲秘監兼昭文館學士性篤學手不釋卷謙恭謹愼深爲玄宗所禮令與左散騎常侍褚無量同爲侍讀每次閤門則令乘肩輿以進上居別館以路遠則命宮中乘馬或親自送迎以申師資之禮上

顧待甚厚 褚無量景雲中初玄宗在春宮拜業兼皇太子侍讀嘗撰翼善記以進之皇太子降書嘉勞賚絹丁

憂解職服闋復爲侍讀以其年老每隨仗出入特許緩行又爲造腰輿令內給使輿於內殿初無量與馬懷素俱爲侍讀顧待甚厚及無量等卒後秘書少監康子原國子博士侯行果等又入侍講雖屢加賞賜而禮遇不逮褚焉

有古人風 白履志博涉文史嘗隱居于古大梁城時人號爲梁丘子景雲中徵拜校書郎辭棄官而歸開元中王志愔表薦履忠隱居讀書貞苦守操有古人之風堪代褚無量焉懷素入閣侍讀徵赴京師及至履忠辭以老病不任職事上詔拜朝散大夫乞還手詔許游京師徐返里閭屢忠留數月乃去

稽古之力 王廻質開元十年拜集賢院學士仍廻質廻質山東宿儒褐衣召拜既入侍讀仍令侍皇太子讀書及壽王通孝經賜東帛酒饌及床褥衣被等令廻質坐床上羅列所賜物金吾奉歸其家里巷觀者如堵家人門歡譟皆歎曰稽古之力信不虛也 職官分紀

獻龍樓簪 順宗爲太子歸崇敬與登父子侍讀及卽位復爲皇太子諸王侍讀獻龍樓簪以諷

戲言取悅 韋綬字子章元和中充太子諸王侍讀時穆宗在東宮方切好戲綬講書之隙頗以朝謁悅之嘗密齋家所造食入宮餉太子憲宗嘗召對綬奏曰太子學書至依字輒去旁人臣問之太子云君父以此字可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下奏事臣子不合全書上益嘉太子之賢賜綵錦綬無威儀時以人間鄙說戲言以取悅太子因入侍道綬語憲宗不悅謂侍臣曰九侍讀者當以經義輔導太子納之軌物而綬語及此寧何望耶乃罷侍讀出爲虔州刺史穆宗即位以師友之恩召爲尚書右丞兼集賢院學士甚承恩顧出入禁中舊唐劉綱言乾封中歷都水監主簿以漢書授沛王賢及賢爲太子皇累遷太子洗馬兼充侍讀常撰諛諧集十五卷以進太子及賢廢高宗見而怒之曰劉綱言自府八都久淹歲月朝遊夕處竟無匡贊闕忠孝之良規進諛諧之鄙說儲宮敗德抑有所由配流振州而死上

薛放登進士第性端厚寡言憲宗以儲皇諸書求端士輔導經義選充皇太子侍讀及穆宗嗣位未聽政間放多在左右密參機命穆宗常謂放曰小子初承大寶懼不克荷先生宜爲相以匡不逮放叩頭曰臣實庸淺獲侍晃旒固不足猥塵大位輔弼之在自有賢能其言無矯飾皆此類也穆宗深嘉其誠因召對思政殿賜以金紫之服舊唐

韋溫字宏育綬子也爲翰林學士先是綬在禁庭積憂畏病發故誡溫不得任近職至是固辭帝怒曰甯綬治命邪撝知制誥初兼莊恪太子侍讀晨詣官日中見太子諫曰殿下盛年宜雞鳴蚤作問安天子如文

王故事太子不悅辭侍讀見聽太子得罪詔諭羣臣溫
日陛下訓之不早非獨太子罪時頗直其言舊唐
綬貫之兄也與前條韋綬同名耳

十訓 丁公著充皇太子諸王侍讀因著太子及諸王公
十訓十卷穆宗立遷工部侍郎寵青宮之舊也舊唐

當世仲尼 王起字舉之文宗好文尚古學時鄭覃長於
經義起長於搏洽俱引入翰林講論經史起僻於嗜學
雖官位崇重耽玩無斁書無不覽經目靡遺以太子登
儲欲令儒者授經乃以兵部尚書兼太子侍讀爲太子
廣五運圖及文塲秀句獻之帝數訪逮時政題詩太子
勿以賜詔畫象便殿號當世仲尼

敷引時事 邢昺字叔明眞宗始置翰林侍讀學士首以
命昺即於便坐令講左氏春秋嘗講孝經禮記論語書
易詩據傳疏敷引之多及時事眞宗甚嘉奬之東都事畧

敷暢經旨 仁宗嘗詔翰林侍讀學士張錫講書禁中錫
敷暢經旨議論該洽上嗟賞久之錫時年六十七鬢髮
皓然上曰卿老矣記問不衰乃以飛白書博學字賜之
因訪以治道錫曰節慾者治身之本也愼刑賞者治平
之本也時貴妃被幸故以此諷之上改容曰卿言甚嘉
朕憾用卿晚矣國史

旋閱經史 夏竦之子安期除侍讀學士經術不甚深而
登進經筵日夕旋閱經史以備顧問自厭之乃懇求外

補帥延州

侍講

諫申韓 庾亮字元規　與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其所論釋多見稱述與溫嶠俱爲太子布衣之好時元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以留心太子甚納焉晉書

受經講業 蕭德言博涉經史尤精左氏春秋好屬文晚年尤篤志於學自晝達夜暑無休倦每欲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言豈憚如此時高宗爲晉王詔德言受經講業及升春宮仍兼侍讀崔顥唐

學行師法 韋處厚字德載通五經博覽史籍而文思贍逸穆宗以其學有師法召入翰林爲侍讀學士處厚以幼主荒怠不親政務既居納誨之地宜有以啟導性靈乃銓擇經義雅言以類相從爲二十卷謂之六經法言獻之錫以繒帛銀器仍賜金紫與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路隨並充翰林侍講學士召入太液亭命分講毛詩關雎尚書洪範等篇訪以理躬處厚等演經義以廣規風之道從容開納賜酒果而罷

經史要錄 鄭澣餘慶子也文宗初擢爲翰林侍讀學士上命撰經史要錄二十卷書成上喜其精博因以十九書語類上親自發問澣應對無滯錫以金紫舊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抄撮六經　崔郾愍即位選侍講學士轉中書舍人入思政殿謝思奏曰陛下用臣爲侍講半歲有餘未嘗問臣經義今蒙轉改實虧卢素有媿厚恩帝曰朕機務稍閑即當請益郾退與同列高重抄撮六經加言要道區分事類凡十卷名曰諸君纂要冀人主易於省覽上嘉之賜綵二百疋

送處禁客　高元裕自侍講爲中丞文宗難其代元裕表言兄少逸才可任因遷少逸議諫大夫代元裕爲侍講學士兄弟迭處禁密時人榮之

寓宣　王起開成三年入翰林爲侍講學士文宗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起具榜子附使者上凡十篇號曰寓宣

唐書

復召　鄭覃太和三年充翰林侍講學士覃長於經學稽古守正文宗尤重之李宗閔牛僧孺以覃與李德裕善惡覃禁中言事奏爲工部尚書能侍講學士上好經義心頗思之六年二月復召爲侍講學士七年德裕作相上嘗於延英謂宰相曰殷侑通經學爲人頗似鄭覃宗閔曰覃誠有經學於議論不足聽覽德裕曰殷鄭之言他人不欲聞惟陛下切欲聞之覃嘗嫉人朋黨爲宗閔所薄故也

舊唐書

誕人補　李訓太和八年自流人補四門助教召入內殿面賜緋魚充翰林侍講學士入院日賜宴宣法曲弟子

二十人就院奏法曲以寵之兩省諫官鄭肅高元裕等伏閤切諫言訓姦邪海內聞知不宜令侍宸扆帝終不聽

藥術進 鄭注始以藥術游長安始李愬病痿注治之有狀王守澄神其術太和八年注進藥方一卷上令守澄召對浴堂門賜金紫召對之夕慧出東方九年充翰林侍講學士召自九仙門帝面賜告身時李訓附注以進已在禁庭二人相洽日侍君側講貫太平之術以爲朝夕可致昇平兩姦合從天子益惑其說既得行其志生平恩讐絲毫必報朝士相繼斥逐班列爲之一空後敗籍沒其家財得絹一百萬匹他貨稱是

詹事

給事太子 詹事秦官掌皇后皇太子家應劭云詹省也給也言給事太子

卮酒進上 竇嬰景帝初爲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上從容日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驩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前漢

掌東宮 晉以保傅位尊不宜親細務武帝咸甯初用黃門侍郎楊珧爲詹事掌東宮之任珧遷爲少傅六典

清貞 陸曄字士光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

不王公矣太興元年遷太子詹事以清貞著稱晉書

願言匪獲 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濟才術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當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太子詹事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中護軍特進晉諸公讚

功高後王 謝琰字瑗度安少子也為輔國將軍距氐進號征虜左僕射領詹事陳邵漢朝選德禮儀峻于寶卿謝鍾大唐部令李寬制留代任賢光榮歸於謝琰大唐部令李寬制

紹圖 武帝以王恭為丹陽尹領詹事恭讓表曰今皇儲始建四方是式總司之任崇替所由宜妙簡才賢盡一時之勝豈臣蕞庸所可叨忝晉起居注太原王恭為中書令領詹事學問清操過人中興書晉

裁斷 氷壺為世子師前後居師征之任盡匡輔之節一府貴而憚焉中興建補太子中庶子侍講東宮遷太子詹事世稱氷壺裁斷切直敷實忠於事上也晉書

北訓 江夷為右僕射主上欲用領詹事語王淮卿可覓比例淮對曰臣當出外參訪淮後見主上問近所道事卿已得例未淮曰謝琰右僕射領詹事琰即謝公之子恐夷非其例事遂不行俗說

彈肅詹事 彈肅一宮如尚書令中丞矣王珉答徐邈書彈違是屬宜肅事於東朝嗣許王制博望斷機之規興情僉屬承華彈肅之寄任賢斯在李寬制

落雨 宋殷景仁不為文而敏有思致不談義而深達理

至於國典朝章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也宋少帝時與王華王曇首劉湛四人並爲侍中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元嘉中丁母憂起爲領軍將軍固辭服闋遷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代爲領軍後以劉湛等毀停家養病者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中以十數後將收湛上召八華林園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代義康爲楊州刺史南史

風素 孔稚珪字德璋少學涉有美譽永明中歷中庶子永元中遷太子詹事辭表曰太子霞騫青殿日光春宮駕紫谷之英攘洛笙之響自非器上白雲韻同明月何以延芳芝苑揷羽瓊條竇嬰戚貴於西京陸曄風素於東國伊人之美方曰可舉臣亦何斯而敢參冒也

儲端 陸倕字佐公少勤學善屬文晝夜讀書如此者數歲所讀一遍必誦于口舉秀才高祖雅愛倕才遷太子庶子除詹事免讓表曰儲端華重實異恆司南章馬宮已擇儒雅竇嬰許商爰取姻戚自茲已降名器日隆歷選才賢若何叨越也

賓端 孔奐爲吏部尚書陳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摠爲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奐奐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貳竊謂非才後主深以爲憾乃自言於宣帝宣帝將許之奐乃奏曰江摠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無籍於摠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

居輔導帝曰誰可負曰都官尚書王廓代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後主時亦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負又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爲太子詹事後主固爭之帝以摠爲詹事由是忤旨南史十七摠性寬和溫裕尤工五言七言溺於浮靡及爲宮端與太子爲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爲女太子亟微行摠家宣帝怒免之上二十六

審諭 李綱武德初爲太子詹事隱太子建成初甚禮遇建成常往溫渴綱直不從有進生魚者將召饔人作鱠時唐儉趙元楷自替其能建成從之既而謂曰飛刀鱠鯉調和鼎食公實有之至於審諭弼諧固屬於李綱矣舊唐

諫近閹官 于志甯爲太子詹事太子承乾所爲多不法令閹官多在左右諫之及承乾敗太宗謂志甯曰知公數有親諫深嘉勉勞右庶子令狐德棻等以無諫章皆從貶貴唐書

諫遊畋 張玄素爲少詹事轉右庶子時承乾居春宮頗以遊獵廢學玄素上書諫曰宏道在於學古學古必資師訓殿下地居儲兩當須廣樹嘉猷既有好畋之淫何以主斯斯鬯又諫曰殿下睿資已隆尚須學文以飾其表至於孔穎達趙宏智等非惟宿德鴻儒亦兼達政要望令數得侍講開釋物理覽古諭今增暉睿德而雕蟲小伎之流秖可時命追隨以代博弈耳承乾並不能納

屈階資 高宗爲皇太子轉李勣爲太子詹事太宗謂曰我兒新登儲貳卿舊長史今以官事相委故有此授雖屈階資可勿怪也 上

宮尹 龍朔二年以詹事府改曰端尹府詹事曰端尹少詹事曰少尹武后光宅元年改曰宮尹府詹事曰宮尹少詹曰少尹中宗還東宮豆盧欽望爲宮尹 志通典會要

衣錦還鄉 張行成爲太子少詹事太宗東征皇太子於定州監國卽行成本邑也太子謂行成曰今者送公衣錦還鄉於是令有司祀其先人墓 舊唐

啟蕘 劉憲景雲初遷太子詹事時玄宗在東宮雅意經籍憲曰殿下儲副非以尋章摘句要通大意而已侍讀

褚元亮經明行修宜召問以察其言 上

張說 女嫁盧氏嘗爲舅盧公求官候父下朝而問焉父不語但指搭床龜而示之女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班位失序 蘇弁德宗時改太子詹事弁初入朝班位失序殿中侍御史鄒儒立對伏彈之於金吾待罪數刻特釋放舊制太子詹事班次太常宗卿之下貞元三年御史中丞竇參叙定班位移詹事在河南太原尹之下弁乃引舊班制立臺官詰之仍紿云已白宰相請依舊故爲儒立彈之 舊唐

禮主 文宗時馮定改太子詹事宰臣鄭覃拜太子太師

欲於尚書省上事定奏曰據六典太師居詹事府不合於都省禮上乃詔於本司上事人推美之上

庶子

主宮中 庶子主宮中并諸吏之適子及支庶在版籍者也行其秩序作其徒役授八次八舍之職以徼候環衛要害

肅敬 王商字子威少爲太子中庶子也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爲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体蜀志

古義規諫 霍弋字紹先峻子也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爲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体蜀志

流俗異趣 武帝咸甯初詔曰男子皇甫謐沈靜履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謐爲太子中庶子謐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晉書

顯職 齊王攸與山濤書曰太子中庶子東宮顯職加侍接左右誠宜得篤粹有行檢之人想悉在尊意必久眾望也上

俊茂 中庶子缺宜得俊茂者以濟陰太守留儼陽城太守石崇參選不審可有合聖意者不山公啟事

陪臣 鄭默字思元袁子也考覈舊文刪省浮穢武帝受禪與太原郭奕俱爲中庶子朝廷以太子官屬宜稱陪臣默上言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宮臣皆受邵天朝不得同之藩國事遂施行晉書

獻侍臣箴 溫嶠元帝時遷太子中庶子在東宮深見寵

遇太子與爲布衣之交僚屬莫與爲比數陳規諷又獻侍臣箴甚有宏益上

朝議取正 明帝之在東宮孔衍領太子中庶子於時中興肇構庶事草創衍經學淵博該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上

管總門下 王珣啟以桓謙爲中庶子曰東宮之選中庶子管總門下尤不可不得其才也上

正始遺風 袁粲言於帝曰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爲官職復轉中庶子齊書

久留承華 王瑒父沖嘗爲瑒辭領中庶子世宗顧謂沖曰所以久留瑒於承華正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陳書

歌詠歌 劉行本拜太子左庶子皇太子虛衿敬憚時唐令則亦爲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隋書

善誘 劉行本爲庶子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爲太子所昵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用欲令行本復乘之行本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泣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爲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慙而止行本卒後而太子勇廢文帝曰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上

兼官 薛元超永隆二年拜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高宗

幸東都太子於京師監國因留元超以侍太子帝臨行謂元超曰朕之留卿如去一臂但吾子未閑庶務關西之事悉以委卿所寄既深不得默爾舊唐

諫獵 吳競爲左庶子玄宗東封在路多射獵競諫曰陛下爰自洛邑將告禪祇宗行經數州屢以畋獵爲事誠外方之漸非致禮之所急況登封告成禮容甚大畋遊之事克損威儀又正觀時太宗文皇凡在巡行則博選識達古今之士以在左右每至前代興亡之地皆詢其所由用爲鑒誡伏願陛下遵而行之則與夫馳奔馬於澗谷要狡獸於叢林不愼垂堂之厄不思馭朽之變不可同日而論也職官分紀

妨政 晉王珉曰中庶子稱坊詹事稱寺寺同於九卿坊如天朝之稱臺

洗馬

清道 徐邈問王珉漢制洗馬冠高山冠職如謁者中朝新制洗馬進賢冠出則在馬前清道故曰洗馬職官分紀

執干戈 勾踐入官於吳執干戈爲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韓子

書宦 汲黯字長孺孝景時爲太子洗馬黯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漢書

不空有名 李密晉武徵爲太子洗馬詔累下郡縣逼遣密上數疏武帝覽其表曰密不空有名嘉其誠欵賜奴

婢二人郡縣供其祖母俸贍後劉終復以洗馬徵襄陽耆舊

兄弟同住 解系字少連次弟結字仲連次弟育字稚連各清身潔已仕皆爲洗馬州里榮焉 王隱晉書云

上五事 江統字應元爲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禮太子頗闕朝覲又奢費過度多諸禁忌統上五事諫之 晉書

統召補洗馬每有疑滯大事章奏表議輒爲同官所推常爲之作草 文士傳

廊廟才 裴松之字世期宋武帝北伐領司州刺史既尅洛陽松之居州行事宋國初建毛德祖使洛陽武帝敕之曰裴松之廊廟之才不宜久居邊務今召爲太子洗馬與殷景仁同可令知之 南史

甲族才望 庾於陵字子介天監中爲太子洗馬舊事東宮官屬通爲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時於陵與周捨並擢充職高祖曰官以人而清豈限以甲族時論以爲美 梁傳

正庶子罪 李綱字文紀開皇末爲太子洗馬皇太子勇嘗以歲首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自請奏琵琶又歌武媚娘之曲綱白勇曰令則身任宮僚職當調護乃於宴座自比倡優近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累於殿下臣請舉正其罪勇曰我欲爲樂耳君勿多事綱趨而出 舊唐

掌閱籍 唐司經局洗馬掌經籍出入侍從圖書上東宮

者受而莊之龍朔二年改洗馬爲司經大夫三年改司經局爲桂坊以洗馬爲桂坊大夫糾正違失通典志

經局長官 常衮爲相先是百官俸料寡薄衮與宰相楊綰奏請加之時韓滉判度支衮與滉各騁私懷所加俸料厚薄由已滉惡國子司業張參衮惡太子詹事趙惎因皆少給之太子洗馬實司經局長官文學爲之貳衮有親戚任文學者乃給十二千而給洗馬十千其輕重任情如此舊唐書

秦君 秦景通與弟暐尤精漢書當時習漢書者皆宗師之常云景通爲大秦官暐爲小秦官若不經其兄弟指授則謂之不經師匠無足乂也景通貞觀中爲洗馬上

中允

朝請起居 漢制太子五日一朝其非朝日卽遣僕及中允入朝問起居隋有內允貞觀初曰中允掌侍從贊相駁正啟奏總司經皇太子出則版奏外辨中嚴入則解嚴龍朔元年改門下坊曰左春坊中允曰左贊善大夫通典王珪孔穎達杜惓陸德明王維爲中允

疾風勁草 裴諝字士明少舉明經爲史思明捕得嘗疏賊短長以聞賊平除太子中允代宗居陝赴行在上見而謂之曰疾風知勁草果信矣舊唐書

諭德

諭道德 左右諭德掌諭太子以道德也皇太子朝宮臣

則列侍於左右階出入則騎從於正道之左右其內外庶政有可爲規諷者隨事而贊諭焉六典

文雅粉澤 員半千武后時入宏文館爲學士武三思用事以賢見忌出豪斷二州刺史半千不顯任吏常以文雅粉澤故所至禮化大行睿宗初召爲太子右諭德仍學士職唐書

諭善箴 韋承慶字延休弱冠舉進士辭藻之美擅於一時累遷太子司議郎太子賢監國不近聲色承慶上書諫曰殿下岳峙淵渟金貞玉裕百僚仰重曜之暉萬姓聞洊雷之響居處服玩必循節儉毀獵遊娛不爲縱逞則可以克享終吉長保利貞又當爲諭善箴以獻太子太子賜予甚厚久之以病免改授太子諭德上

東寮 德宗拜崔芊爲諭德芊對東宮曰臣不識朝廷典故見殿下合稱臣否東宮曰卿是東寮自合知也上

贊善

翊贊 左右贊善大夫龍朔二年初置左贊善大夫替中冗置右贊善大夫替中舍人咸甯元年中仍復舊而贊善大夫別自爲官皆掌侍從翊贊太子以規諷也皇太子出入動靜苟非其德義則必陳古以箴焉六典通典

經業 歸崇敬字正禮少勤學以經業擢第天寶末對策高第授左拾遺改秘書郎遷起居郎贊善大夫兼史館修撰舊唐

新名 貞元十六年以山人崔羊爲右贊善大夫充太子侍直新名也

先諫官言 白居易授左贊善大夫盜殺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論其冤急請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會有素惡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華無行其母因看花墮井而死而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不宜寘彼周行執政方惡其言王涯上疏論之貶江州司馬上齒六典

賓客

贊相上齒 太子賓客掌侍從規諫贊相禮儀而先後焉凡皇太子有賓客宴會則爲之上齒六典

文博望苑 漢書高祖欲廢太子呂氏用張良計致商山四皓以爲賓客又孝武帝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則其義也若有宴賜諸司長官太子賓客則皆預焉上

太子爲拜 楊元琰與張柬之等定計誅張易之兄弟俄而柬之等爲武三思所搆琰竟以先覺獲全睿宗即位三遷刑部尚書開元初拜太子賓客詔設位東宮太子爲拜舊良吏新四十五

弛慢政官 李固言太和五年將作監王堪修秦太廟弛慢罰俸仍改官爲太子賓客制出固言封還曰東宮調護之地不可令弛慢被罰之人處之改爲均王傅舊唐

從大節 鄭肅開成二年拜吏部侍郎帝以肅嘗侍太子

言論典正復令兼太子賓客爲東宮受經既而太子失
寵上不悅有廢斥意肅因召見深陳邦國大本君臣父
子之義上改容嘉之而太子竟以楊妃故得罪武宗思
太子永之無罪盡誅陷永之黨朝議稱肅忠臣侃侃有
大臣之節上

修撰

名始 武德中秘書丞令狐德棻請修五代史詔蕭瑀等
分修之歷年不就貞觀三年復勑修撰乃令德棻仍總
知類會諸史武德以來創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會詔
改撰晉書房玄齡奏德棻令預修撰當時同修一十八
人並推德棻爲首其體例多取決焉舊唐

修國史 唐史館修撰掌修國史天寶後他官兼史職者
日史館修撰元和中宰相裴垍建議登朝官領史職者
爲修撰以官高一人判館事志

父子同職 歸登字冲之崇敬子也元皇子侍讀尋加史
館修撰順宗初以東朝舊恩賜金紫尋加史館修撰上
蔣義字德源博通羣籍史才尤長貞元中史館修撰居
史任二十年好學不倦老而彌篤子孫太和中拜史館
修撰典實有父風伸太宗初入朝右補闕史館修撰召
入爲翰林學士僭有史才以父任歷官左拾遺史館修
撰蔣氏世以儒史稱與柳氏沈氏父子相繼修國史實
錄時推良史京師云蔣氏日曆士族靡不家藏焉舊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兩古恩顧 徐岱字處仁貞元初史館修撰並依舊侍讀承兩宮恩顧時無與比而謹愼遇甚來嘗洩禁中語亦不談人之短 南唐

正載 李翺轉史館修撰以史官記事不實奏曰臣謬秉筆以記注爲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史官之任今善惡皆取行狀謚議盖行狀多是其門生故吏欲虛美於受恩之地今請但指事實直載事功假如作魏徵傳但紀其諫諍之辭足以爲正直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卬以追道兵以象笏擊朱此足以爲忠烈若考視行狀依此則考功下太常牒史館然後定謚從之 上

賈鐵嘴 周賈偉充史館作撰普衫桑維翰爲相惡緯侍之甚薄及爲翰傳信翰死有白金八千鋌學士徐台蓄以爲厚誣偉乃更爲數百儕類不平目爲賈鐵嘴 五代史

修唐書 慶曆四年賈昌朝建言修唐書命王堯臣宋祈楊察張方平爲修撰曾公亮范鎭宋敏求呂夏卿爲編修其後相繼出外獨宋祈秉筆 編年 夏卿博覽强記而於經代史尤該洽 東都事畧

編修

始立 宋太平興國八年八月以國子監主簿楊文舉爲國子監丞史館編修

貌閎吟苦 天聖中修國史五安簡謝楊夏李邯鄲黃唐卿爲編修官安簡神情冲澹唐卿刻意篇什謝安嘗戲

爲句曰王貌閑如鶴黃吟苦似猿

不負公議 袁樞字機仲爲編修官分修列傳故相章子厚家以同里宛轉求釋其事公曰吾爲史官書法不隱甯可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宰相趙雄總史事歎曰無愧古之良史行狀

檢討

檢討 淳化二年以殿中丞郭延澤太子右贊善大夫董元亨並爲史館檢討

父子同典 李燾權同修國史先是子厚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遷校書著作父子同典史事縉紳榮之言行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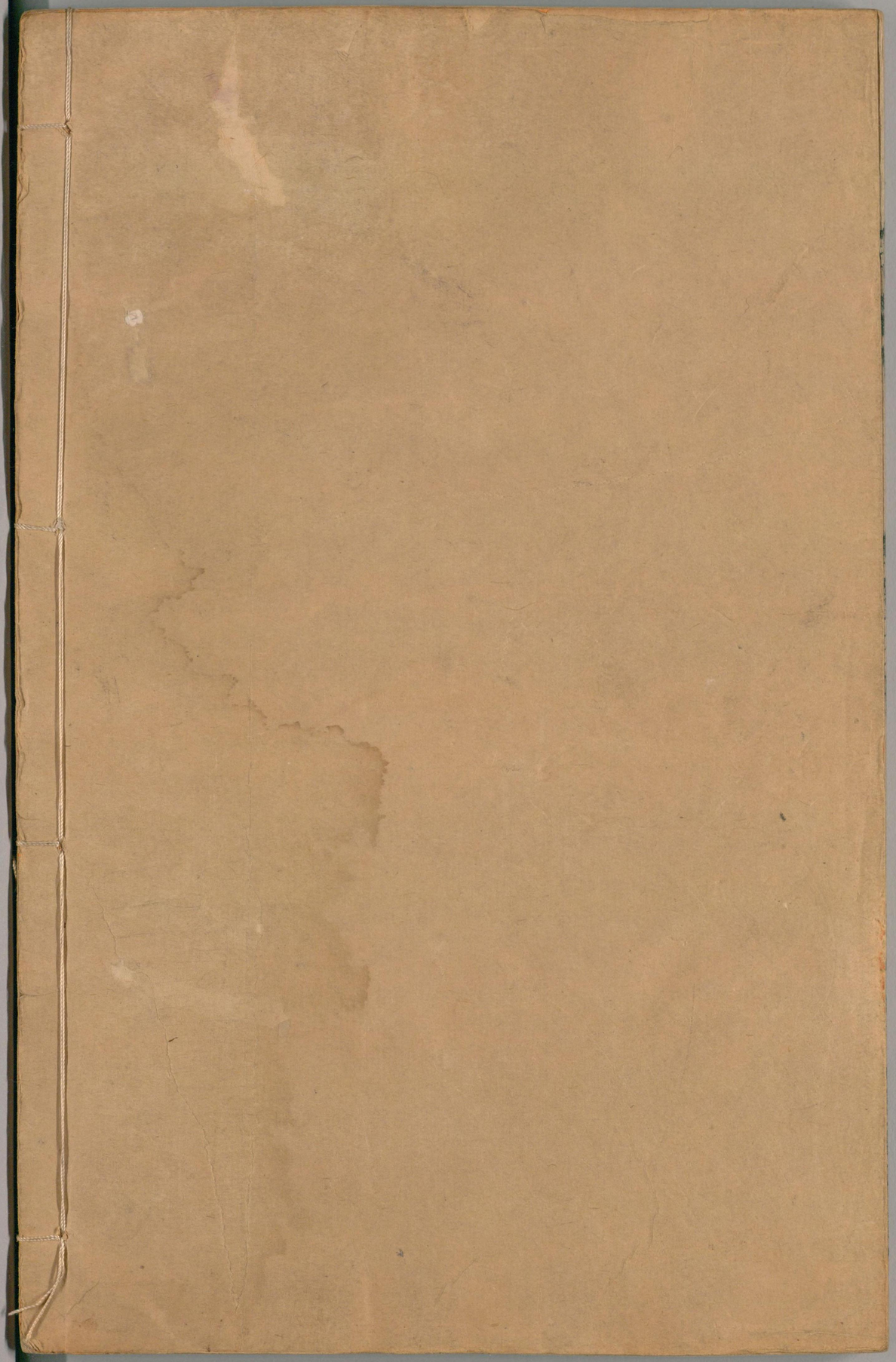
天中記三十卷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